

學 校 劇 論

血 潮 學 校 叢 書 之

朱 西 周 編 畢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學校劇論一集

每集定價大洋四角



原著者 日本小原國芳

編譯者 朱西周

校閱者 于道中

發行者 血潮學社

印刷者 上海英界梅白格路
明星印刷公司

西福海里一八六號

代售處 各大書店

學校劇論叙

近年國內教育家漸以藝術教育爲常務之急有列戲劇一科入課程者學生亦多組織劇團以相呼應惜少相當劇本足資研究而經驗較富之教師能任指導實習之責者復不多見遂不免于盲從至于論劇之書舍片斷之批評外一無所有學子苦之適朱子西周譯小原國芳氏所著「學校劇論」既成持以見示時哉時哉原書初出版時予曾翻閱一過其所論列多有可採徵引頗富組織亦整潔甚合于學校參考之用而注意藝術教育者有一讀之必要今日所當明者有四事

1. 何謂藝術？
2. 何謂戲劇？
3. 何謂劇之藝術？
4. 何謂藝術之劇？

讀此書可窺其便概矣故知是譯之不容緩而深喜朱子之能應時需因爲之序

十二年十一月歐陽予倩

譯者自叙

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國人思想學術爲之丕變，卽頑固者流亦多改厥觀念，無形軟化。劇術一道，今亦得大放厥辭，廁諸詩詞之列。一二教育名家，察及戲劇關係於藝術，有謂爲全人教育者，非過論也。其於社會，非唯感化人心，抑且轉移風氣，潛力之大，不可方物。固匪僅於文學於藝術，有價值已也。是以我國千百年來，斥爲俳優侏儒之作，今且尊爲文藝列之教育科，爲世推崇，已可概見。西周不敏，於劇學夙所夤聞，所苦者缺乏師資，鈔摭專籍，留日三載，慚無所成。邇見東隣新出「學校劇論」，立意既正，取材尤新，其言藝術教育至詳，且盡在彼邦朝野士夫，驚爲創作，特迻譯之，以資自修。李君文華、劉君節于、君新元見而謂余曰：「此書者，殆藝術教育之津梁也，不可不付梓，以公同好。」西周謹其說，輒付手民，自媿寡學，魯魚亥豕，信難免也。將以就有道而正焉。

民國十二年十一月朱西周

一 送弟劼赴太學序

王勃

今之遊太學者多矣，咸一切欲速，百端進取，故夫膚受末學者，因利乘便，經明行修者，華存實爽。至於振骨哽之風標，服賢聖之言，懷遠大之舉，蓋有之矣，未之見也。可以深慕哉！

且吾家以儒輔仁，述作存者八代矣。未有不久於其道而求苟出者也。故能立經陳訓，刪書定禮，揚魁梧之風，樹清白之業，使吾徒子孫有所取也。

大雅不云無念爾祖？易不云幹父之蠱？書不云惟孝友于？詩不云不如友生？四者備矣，加之執德弘，信道篤，心則口誦，廢食忘寢，渙然有所成，望然有所伏，然後可以託教義，編人倫，彰風聲，議出處。若意不感慨，行不卓絕，輕進苟動，見利忘義，雖上一階，履半級，何足恃哉！徒見棄於高人，但自溺於下流耳！

吾被服家業，霑濡庭訓，切磋琢磨，戰兢惕厲者，二十餘載矣。幸以薄技，獲蠲戎

役。嘗恥道未成而受祿，恨不得如古君子四十強而仕也。而房族多孤，飢粥不繼，逼父兄之命，覩飢寒之切，解巾捧檄，扶老攜幼，今既至於斯矣。不蠶而衣，不耕而食，吾何德以當哉！至於竭小人之心，申猶子之道，飲食衣服，晨昏左右，庶幾乎令汝無反顧憂也。

行矣自愛！遊必有方。離別咫尺，未足耿耿。嗟乎！不有居者，誰展色養之心？不有行者，孰就揚名之業？籩豆有踐，菽水盡心。盍各賦詩，敘離道意云爾。

【作者】

王勃，字子安，唐初絳州龍門人，隋大儒王通之孫。少年文名藉盛，與楊炯、盧照隣、洛賓王並稱「初唐四傑」。卒，年僅二十九。勃每爲文，先磨墨，引被而臥；及寤，援筆書之，時人謂之腹囊。有王子安集。

【注釋】

● 膚受未學，言所受所學之淺少。 ● 爽，差失也。 ● 骨鯁，正直也。後漢書來歙傳：「骨鯁可任。」 ● 述作存者八代矣，按杜淹文中子序，文中子王通六代祖曰玄則，字房法，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究道德。

考經籍，江左號王先生。先生生煥，煥生虬，虬生彥，彥生傑，傑生隆，即通父也。益以勃父福時，八代。⑤
「無念爾祖」句見詩大雅文王。按「無念」念也。⑥「幹父之蠱」句見易蠱卦。注云：「幹父之事，能承先軌，堪其任者也。」⑦「惟孝友于」爲「惟孝友于兄弟」之省語，原句見書君陳。⑧「不如友生」句見詩小雅常棣。⑨渙然，盛貌。⑩四十強而仕，禮曲禮：「四十曰強而仕。」言男子年四十，智力強盛，正爲出仕之年。⑪飭粥，飭同饋，厚者曰饋，稀者曰粥。⑫解巾捧檄，謂就仕也。幅巾爲隱居之服，故出仕曰解巾。檄，官符也，猶今之委任令。⑬猶子，姪也。⑭遊必有方，論語：「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⑮色養，以愉悅之顏色孝養父母也。⑯「籩豆有踐」句見詩豳風。籩豆，皆古食器；踐，行列貌。⑰菽水盡心，禮檀弓：「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一一 爲徐敬業討武嬰檄

駱賓王

僞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入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

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輦翟，^① 陷吾君於聚斂。^② 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母。^③ 神人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④ 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⑤ 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鸞喙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髯帝后，識夏庭之遽變。^⑥

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喑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

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作者】

駱賓王，唐義烏人。與王勃、楊炯、盧照隣，以詩文齊名，號爲四傑。武后時，除臨海丞，棄官去。後佐徐敬業起兵討武后，敗，亡命，不知所終。有駱丞集。

【題解】

武后名曩，文水人，武十護之女。高宗之后。高宗崩，中宗立，武后臨朝稱制。尋廢中宗，改國號曰周，自稱則天神聖皇帝。在位十六年。徐敬業，離狐人，徐勣之孫，襲爵。時爲眉州刺史，貶柳州司馬。起兵揚州，討武后。兵敗，爲其所殺。賓王爲敬業草此檄，武后見之，讀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二句，歎曰：「有才如此，竟使流落不遇，宰相之過也！」

【注釋】

- 下陳，猶云後列。武后曾爲太宗才人。
- 太宗崩，武后削髮爲尼。高宗時，又蓄髮入宮。
- 翬，飛也。翟雉羽也。指后宮而言。高宗后王氏與蕭淑妃爭寵，密令武氏蓄髮入宮。高宗納爲昭儀。後廢于后而立之。
- 麀，牝鹿。鹿父子共一牝，謂之聚麀。
- 王后蕭淑妃皆爲武后所害。弑君未聞。
- 脚器，指帝位。

●中宗名哲，高宗子。武后廢之爲廬陵王，幽於房州。●宗盟，指武三思等。●霍光，字子孟，廢昌邑王，賀，迎立戾太子子於民間，是爲宣帝。●劉章，封朱虛侯，誅諸呂，立文帝，以安劉氏。●趙飛燕，漢成帝后，性妬，後宮有孕者輒殺之，時有燕啄皇孫之謠。●蔡，誕，沐也。夏后氏藏龍於宮，周時啓之，流于庭，宮妃履之，感而生女，棄之。有賣，鬻，孤，箕，服者收養此女子，後爲幽王之后，曰褒姒。幽王嬖之，遂致犬戎之禍。●殷亡，微子過故墟，作黍離，見詩 王風。●袁安，字君山，東漢末人，每談國事，輒流涕淚。●百越，指閩廣；三河，指河北、河南、河東。●海陵，在今江蘇 泰縣東，漢 吳王 濞置儲粟倉於此，故舊名太倉。江浦，指揚州沿長一帶。●班聲，班馬之聲。班馬，征馬也。●詩：「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周，比也；周親，近親。●宣室，殿庭也。漢 文帝見賈誼於宣室，爲漢 未央宮前殿之正室。●言高宗崩未久也。●論語：「可以託六尺之孤。」●往，指高宗；居，指中宗。●夏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以後至被誅。

三 獄箴

張說

官有決曹，掌茲法獄。匪惟議罪，亦以防欲。所貴仁恕，非務箝束。吏苟吹毛，人安措足？古之爲主，是戒是勗。

茫茫率土，^①蠢蠢羣生，賢愚中雜，真僞相傾。若魚之駭，如鳥之驚，不能無犯，宜持以平。或大或小，時重時輕，無以快志，期乎得情。孰曰非重？國之政令。孰曰非輕？人之性命。虐則招咎，寬則納慶。宜慎宜恤，可畏可敬。

爲獄則固，爲牢則幽。晨嚴管鑰，夜密更籌。寂寂園土，^②繫纍繫囚。求食搖尾，見吏垂頭。自昔立名，此爲非所。逼隘狹室，欹傾漏宇。冬有祁寒，^③夏多隆暑。焉可失人，焉可妄處！

勿謂無妨！勿謂無傷！匹婦含怨，三年亢陽。^④匹夫結憤，六月飛霜。^⑤可以安危，可以興亡。敢告司憲，無輕國章！

【作者】

張說，字道濟，一字說之，唐洛陽人。玄宗時，累官中書令，封燕國公。說文章宏贍，一時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與許國公蘇頲齊名，時稱燕許大手筆。有燕國公集。

【注釋】

● 決曹，決獄之官。● 吹毛，吹毛求疵，喻苛求太過也。● 率土，指中國全境。詩：「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 圜土，卽獄也。釋名：「獄，又謂之圜土；築土衣牆，其形圜也。」● 祁寒，嚴寒。● 三年，亢陽，炎

旱也。漢書子定國傳：「東海有孝婦，少寡，養姑甚謹。姑欲嫁之，不肯，姑自經死。太守論殺孝婦，郡中枯旱

三年。」● 六月飛霜，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讒之王，王繫之獄。仰天哭，夏五月，天爲之下霜。見太平

御覽引淮南子。

四 史通模擬

劉知幾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

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

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

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矣，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各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春秋諸國皆用夏政，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則周王之月，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歷，而孫盛魏

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不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昔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爲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

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爲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爲匹夫，栖皇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蓋左氏爲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

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

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江湛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牂，前稱子產，則次見國曰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左氏與論語，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詞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夫將敝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睠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敝晉敗於郟，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擾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大抵作者自魏以前，多効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旣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當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鑑識不明，嗜